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一辑〕

小说何以艰难

马
顿·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小說何以重要

三三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一辑〕

小说何以艰难

马 顿·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何以艰难 / 马顿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0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1辑)

ISBN 978-7-5378-4459-8

I. ①小… II. ①马… III. ①小说创作—文学创作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9171 号

书 名 小说何以艰难
著 者 马 顿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427866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22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5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 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459-8
定 价 22.00 元

总序

赵魁元 杨占平

赵树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人民作家，是20世纪大众化文学的领军人物，在国内外具有非常广泛的知名度。他所实践与倡导的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为普通人写作的文学态度，曾经影响了几代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在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赵树理出生在太行山区，虽然没有置身于北京、上海等文化交锋的前沿阵地，但也分明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疾风骤雨同样对赵树理年轻的心灵产生了强烈冲击。这让从小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影响的赵树理，能以一种民间姿态、“草根”意识来思考问题；而新文化关于自由、平等，关于科学、民主的追求，又使他比一般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了对既有一切的不满。于是，在赵树理身上形成了一种“我即是民”“民即是我”，“民”与“我”一体的思想观念。他企望改变中国现实的努力既是改变普通民众命运的努力，更是改变他自己个人命运的努力。

赵树理几十年深深融入农村社会现实生活中，与广大农民群众休戚与共，自觉地把自已当作农民中的一员。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群众能够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村政策有失误，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农民的甘苦即是他自己的甘苦，农民的冷暖即是他自身的冷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他不像某些知识

分子那样，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常常站出来指点江山、布坛论道，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他要用自己回归到民间，回归到农民之中的实际行动，表明一个作家的态度。

赵树理继承“五四”文学传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勇于在创作中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时，他从民间艺术和古典小说中汲取营养，创造了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现代小说样式和艺术语言。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是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我们说，赵树理的创作，完全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他身处中国图新求变，努力改革落后面貌的十分特殊的时代，在他人生道路和作品中，折射出普通中国人追求幸福理想、改变自身命运的奋斗历程和精神情怀。

今天，文学已经进入21世纪，但赵树理所奉行的做公众的代言人和文学的现实性、人民性、民族性精神，依然有着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依然值得广大作家、艺术家学习，更值得广大理论家研究。

因此，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在赵树理诞生110周年前夕，隆重推出《赵树理研究文丛》，这是近年来研究赵树理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应当尽到的职责。这套丛书的作者，有供职在各级文联或作家协会的评论家，有大专院校的教授，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赵树理做了深刻而广泛的研究。或许他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尽相同，但都是对赵树理研究的开掘，都有可取之处。

我们认为，关于赵树理的研究与写作，同文学创作一样，也是因研究者的身份和习惯各有特点各具风格的；但是，从这套丛书中也能够体现出一些共性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有独创性。我们感受到，近年来的赵树理研究，随着研究者对作家资料掌握的丰富多元，也慢慢形成了各自比较明显的观点。作为一种讲求逻辑推理性的思维活动，不少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已经从过去只懂得同向性思维逐步向逆向性思维转化。同向性思维往往在研究赵树理的人生经历和作品时，只能跟在作家或作品之后做一些浅层次的阐释，比如，说

赵树理已经体现在作品中的主题、典型人物有什么特点、艺术表现方式是哪种等等，而这些却是作家和读者都大体上明白的事实。然而，逆向性思维则可以充分表达出研究者的独特之处来，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是通过
对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进行反经验的批判性思考，得出一些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与众不同却具有创见性的结论来。这种研究用独到的眼光，
评判、分析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各种内在的和外部的蕴含成分，对公认的和传统的结论提出怀疑，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正是如此，
才体现出研究者的独创性来。

其次是有真情实感。我们常常感到，当今的某些理论家做作家作品研究时，存在着一一种浮躁现象，他们从事文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拿到某种学位证书或专业职称，很少去发掘课题的深层次意义。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外在的社会因素，更有研究者本身内在的意图，而这种意图的核心，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真诚的感
情。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赵树理研究界，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尤其是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满怀真情实感在研究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面对一辈子真诚做人、真诚处事的赵树理，面对赵树理决不违心写作的经典作品，研究者们都是用真诚的感
情去研究。没有倾情付出的研究者，其文章也只能是精神涣散的体现，枯燥文字的堆积。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具备了真诚的感
情，能够体验到赵树理的内心世界，体验到赵树理作品的本真之处，写出的文章不能说篇篇是精品，但都是有见地有思想的作品。

第三是立足现实。应当说，关于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研究的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研究者价值的尺度。我们强调现实性，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赵树理及其作品与当下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进行价值评定，关键是要能用当下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艺术标准去评判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并且能得出独到的看法或结论来，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就可以说是具有了现实性了。之所以说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赵树理研究者价值的尺度，是因为，如果你的研究还停留在以往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不新鲜的。一种不新鲜的结论，自然是难有多少价值让人们接受

的。由此可见，现实性是研究的灵魂。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秩序向规范化发展，文学逐步回归到了自己的应有位置，文学研究，包括赵树理研究也逐渐从尴尬境地走了出来。眼下，作家的创作显得相对轻松；研究者也随之放松了心态，在解决了自身知识积累和生存问题后，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研究和评论，个性得到了相对充分的发挥。应当说，当下的文学研究已经进入比较宽松的环境，对中青年研究者的成长是有益的。我们希望广大有志于赵树理研究的同行们，能够静下心来，不断更新观念，吸取新的研究方法，把赵树理研究推向全新的阶段。

这套《赵树理研究文丛》的出版，得到了山西省委宣传部和晋城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真诚配合，北岳文艺出版社相关领导和责任编辑做了认真的编校工作，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二〇一五年八月

写小说比写评论难。

写评论讲究一个归纳、分析的方法，为求客观还需有广泛、丰富的阅读经验，不致为一己趣味所惑，看似很难了，而更难的却是写小说。

写小说，归根结底就是讲故事，而故事要讲好一定不能偷懒，把故事中的矛盾轻易解掉，甚至作者直接充当和事佬，相反，不只要设置矛盾，还要为矛盾的解决设置重重障碍，做一个“坏人”。当然，矛盾的主体各有不同，对矛盾的表现也方法各异，因而便有了不同题材和风格（或曰流派、主义）的小说，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小说，道理是一样的。比如莫言和王小波，不管二人的作品有多少差异、多大不同，他们对故事矛盾的探索和敷衍都是穷极心智的，也正因为才个个成为一代宗师。再比如《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其实也是具有可比性的。

如果选取题材和风格（或流派、主义）相类似且分量相若的作家作品来进行比较，更可看出把故事讲好的不易。

比如金庸和梁羽生。

中国最传统且故事性最强的小说类型应是武侠了，而在近代武侠小说史上，金庸和梁羽生是两座并立的高峰。二人的作品有许多共同点、共通处，比如武侠故事与历史事件相融、武侠人物与历史人物相合，矛盾往往在情、义之间展开等等，并且二人作品都讲究故事与人物谱系的连贯与传承，以成系列，尤其是梁羽生，写了爷爷写儿子，写了儿子写孙子，师承上也是，师祖、师父、徒弟、徒孙，一路写下去，可谓洋洋洒洒、层出不

穷，直逼史诗。可是为什么多年来金庸笔下人物人皆尽知、金庸剧作翻拍不断，而羽生却较之寂寞许多？

不是羽生写得不好，而是金庸写得太好！

一来金庸可能受西方戏剧、小说影响较多，在戏剧冲突的设置上，总是一部书有一部书的大矛盾、大悬念，而在此之下，又有环环相扣的小矛盾、小悬念，其故事中恩怨情仇的发展情节紧凑、曲折多变，时时给读者以牵挂与惊奇。而羽生文风则较传统，书生气重，平铺直叙，悬念不强，并且有的作品情节过于复杂，虽也斗得纷繁错目，却不及金庸选择之精、结构之妙，易于阅读疲劳。

二来金庸注重人物形象塑造，性格鲜明者多，纠葛易设，有时矛盾的发展会激荡出人物之间强烈的情感冲突，一如曹禺的《雷雨》之撼目揪心；有时闲来一笔，却又将人物脸谱勾勒得更具趣味。较之金庸，羽生笔下人物的性格就显得有些单调了，往往黑白分明，而又急于对涉邪人物扶正、表白，这多少使得故事矛盾的发展变化难于出奇，从而失去了一些吸引力。

两点归结为一点，就是说金庸够“坏”，而羽生则太正。

然而，我能因此就说羽生不是泰斗吗？他笔下的故事生生不息，极尽巧思，亦是高超天赋与无尽汗水的结晶之作。评其人其作时甚易，可知其写时是如何的劳形费思于案牍？

可尽管金庸写得如此登峰造极，为何王朔读一部《天龙八部》捏着鼻子都看不完？

再追问一句：喜欢金庸作品的，是否就会不喜欢与金庸具有不同创作理念的王朔的作品？或者喜欢王朔作品的当然也就不喜欢金庸？

肯定不是这样。

实际上，王朔和金庸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所不同者，只是故事中的矛盾主体不同而已。矛盾双方可以都是实际存在的，也可以都是虚构的，还可以一实一虚。比如，王朔作品中的矛盾主体，有的是此人与彼人，有的是人与情感，有的是人与社会，而更多时候这几个方面是互相掺杂的；金庸作品中的许多人物虽在现实中不会存在，

但其设置的诸多矛盾却可以是实际存在的。而所谓的“一实一虚”，只不过是笼统而言，实际上是“亦实亦虚”，比如说《聊斋》中的人与狐仙、鬼怪，虽然后者为“虚”，然而其所具有的意识与情感却是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

所以，我在写小说评论的时候，就是以此理念为基础，不避题材、不讳风格，力求客观。当然，人生经历和阅读经验是会对阅读趣味产生影响的，但对于一个认真写评论的人来说，趣味只决定自己爱看什么书，并不决定自己对一部书的评价。

想当年我看《红楼梦》，十几年间曾数次罢卷，看不下去，可后来看进去了、看完了，也自是倾心不已。而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和南非作家库切的《耻》，我是硬着头皮像做功课一般读下去的，读完了，仍然不喜欢，可我并不否认这些大奖作品的小众价值。

对于莫言的小说，有不少我都很喜欢，但作为一个评论者，我仍然写了两篇文章进行指摘，并且在文中断言他不会获得茅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后来事实颠覆了我的判断，但我对文中所涉作品的看法不变。——当然，世事在变，作家们也在思索和转变，这本小集子中所收诸文，并不能追及作家们后来的发展，但只愿作家们永远能让评论者感觉写小说很难，而又惊叹于作家的勇于探险。

是以，小说难于评论。

2015年春于北京

马叔

目录

自序 小说难于评论 /001

辑一 莫言小说作品评论 /001

莫言，没能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以《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蛙》为例 /003

莫言，在半成品与艺术品之间

——《丰乳肥臀》与《四十一炮》比较论 /012

辑二 王小波小说作品评论 /023

梦游天姥吟留别

——试论《万寿寺》 /025

辑三 李骏虎小说作品评论 /053

《母系氏家》：一部见微知著的家庭政治演义 /055

细节与方言是乡土文学的优胜点

——以李骏虎长篇小说《母系氏家》为例 /067

李骏虎小说风格探索 /07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 /083

辑四 阅读笔记：分析、批评、感想及主张 /087

《向延安》：红色题材的第三阶段 /089

《石榴树上结樱桃》：被李洱扭曲的乡村 /92

《第七天》：二手资料作家离现实有多远 /96

《寄居者》：光明之路 /99

《情人 1942》：女作家的角色转变 /102

《贝塞尼家的姐妹》：或许女性的阅读习惯更接近于西方 /105

《占星术杀人魔法》：恐怖的阅读 /108

《灾难之城》：推理就是生活 /111

《门阀乱》：谁敢写历史小说 /114

《三体》：从娘子关走出了世界品质的文学 /117

辑一

莫言小说作品评论

莫言，没能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以《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蛙》为例

“《蛙》”的一声，莫言产出了第十部长篇小说，使人一惊——这人大概是国内创作力最旺盛的作家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作家仍然能不断地创作出新作品，并且持续地引起大家的关注，在六十年来的历史中实在不多见，我孤陋寡闻，最近这些年，除了他，这样的人大概就只有一个贾平凹吧？而莫言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自觉的文体意识，更是让人佩服。

回头来看，先不说莫言皇皇一百余部中短篇小说，光这十一部长篇就已经如江水滔滔，使人浩叹了。假以时日，当莫言以其自觉的创作意识与奔流般的才华创作出第十二部长篇小说，比照生肖而论，就算是一个“圆满”了，在《红高粱家族》及后续作品奠定了一生文名的基础上，可期创作出一部真正可以由罗汉而成佛的作品。在这部作品诞生之前，我们可先对其已有的这十一部长篇做一考察。莫言的作品，如一条大河，曲折汹涌，两岸森林密布，一目不可尽览，可先从局部入手，分步踩探查勘，然后再回头综观。这一次，就从《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和《蛙》看起。

一 推翻自己；推不翻自己

《红高粱家族》面世于1987年，比《天堂蒜薹之歌》早一年，然而，《天堂蒜薹之歌》才算是莫言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因为，《红高粱家族》其实是以《红高粱》打头的一系列中篇小说的整合。这样看来，《天堂蒜薹之歌》（以下简称《蒜薹》）和《蛙》就是目前为止莫言长篇小说的一首一尾了。单看《蒜薹》和《蛙》这两部长篇，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莫言玩儿了一些花活儿，但他仍然是一个相当老实、相当传统、相当“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故事一路讲下来，在叙述上，并没有与别的作家有太大的不同。而2001年出版的《檀香刑》，却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异质。虽然如此，在初版《后记》中，莫言仍然写道：“1996年秋天，我开始写《檀香刑》。围绕着有关火车和铁路的神奇传说，写了大概有五万字，放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明显地带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于是推倒重来，许多精彩的细节，因为很容易有魔幻气，也就舍弃不用。”我认为，这一段自白，可看作莫言创作风格发生转变的一个标识，正是因了这样自觉的创作意识，才有了《蒜薹》和《蛙》的相似，后者向前者的回归，自我的否定之否定。

现在来看《蒜薹》，它在每章的开头“引述”了一段与小说故事内容相关的“歌谣”，它在情节推进上，使用了蒙太奇的手段，除此之外，它就是一部一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而作者所使用的这两种小手段，也并不稀奇。其时，莫言的中短篇小说已经沾染了明显的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并以此获益，他为什么还会写出这样一部并不出奇的长篇呢？在2009年上海文艺版的单行本中，莫言写于2005年的《代后记》说：“在刚刚走上文学道路时，我常常向报界和朋友们预报我即将开始的创作计划，但《天堂蒜薹之歌》使我明白了，一个作者的创作，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在他向一个设定的目标前进时，常常会走到与设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地方。这可以理解成职业性悲剧，也可以看成是宿命。当然有一些意志如铁的作家能够战